

二

獎



作品

四十度的夏天

得獎者

北比

北比，本名陳昀晨，一九八七年生，在島上長大，喜歡高原。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性別研究碩士。

得獎感言

徒勞無功的事很多，像是硬取了筆名，沒料到本名就公布在後面。

幸好幸好，寫出秋香後，從天上掉下二十萬，砸在我快寫不下去的手臂上。

感謝神，感謝身邊的人。

四十度的夏天

每天，她在不同醫院奔走，陪人看病。

她像是負責把病人推上生產線的作業員，一路途經掛號、等號、看診、檢查、繳費、拿藥，提供完整的一條龍服務。一條龍，一點也不輕鬆。日復一日，她熟練到會先上網查好看診進度，然後在叫號前五分鐘準時出現在診間門口，帶患者進去。有什麼事問她比問醫院裡穿著黃背心的志工還清楚，甚至更熱心親切。至於找哪個醫生？她心中有一張各科別的醫師名單，分屬各大醫院體系，裡面不是按醫術精湛程度排名，而是看醫生好不好說話。說到這你大概也猜到了。沒錯！她就是電視新聞中警告大家別被他騙了的，勞保黃牛。最近幾年，在政府編列預算大投廣告之後，我不再把「勞保黃牛」聽成「老鴛黃牛」，我知道，它指的就是那群看中病人高額保險費，想撈一杯羹的騙子們。

她是秋香，五十六歲，正港的勞保黃牛。

我在某本書上讀到，中世紀時，上帝的形象是幾何學家，因為幾何學解釋了天堂的結構。秋香心目中的上帝想必也是幾何學家，她深諳關節活動的角度決定了賠償金額的級數。當關節活動度剩下七十度時，為最輕等級的運動障礙，而關節活動度只剩下四十餘度，就是顯著障礙了，天堂與地獄就差三十度。秋香不只信上帝，她也拜媽祖拜財神，心急時嘴裡不喊哈利路亞、不呼阿彌陀佛，她念



「南牟駒連耶摺」南牟駒連耶摺」佛教的南無妙法蓮華經。但她最常求的還是包公，她說包公是掌管判決的，在勞保理賠送件後，她都會跑去拜一下，非常靈驗，如果案子遇到問題，求包公就是了。司馬光稱包公：「仁宋時，包拯最名正直。」不曉得到了現代，除了在電視劇裡下跪的民婦一聲聲喊著包青天、廣告裡的老人穿著包大人，包公究竟還管不管事。

活在世間的人們哪，怎麼摸得著神明的心意，怎麼能不降服於命運。也許因為常在醫院穿梭，看多了生死，秋香常有此哀歎。

命運，是秋香這一代人最根本的信仰，最終極的闡釋。所有的不可知都交給神明，所有的不可解都託付給命運。她的出身不特別高尚，但也不低，就是那種村子裡做生意，能四平八穩過一輩子的家庭。那個年代的大家庭，每個手足都像是放生大海的小生物，漂在洋流上自生自滅。有些乘著社會發展之勢，登上浪頭，翻上岸如同翻上一個階級，開始直立走路；有些載浮載沉，安分認命地繼續划繼續游；有些走著走著，被海嘯一捲，又沖回海裡，狼狽得像隻落水狗。一個世代就能演變成不同生物，唯有望向手足，才想起自己曾是哪個物種。這就是浪的力量。然而，誰知道浪什麼時候來什麼時候走，所以能賺且賺、能省則省，賺錢工作才踏實，工作與賺錢等義。

而且秋香怕浪，翻上翻下地嚇怕了。現在，她不再想什麼不上岸，存錢買艘船最實際，浪來淹不死，而且有地方老死。

「五十幾歲的台灣女人，終究是不值錢的，就算她很會賺錢也是一樣啦。」當時我正在問秋香中午要吃什麼，她居然這麼回答我。

她自顧自地繼續說，女人啊，生下來就爲了結婚生子，老了生不出來了，就沒用啦。不只是沒人喜歡沒人追喔，是沒用沒有價值了！秋香很少嚴肅地發表自己的看法，也不會主動提起她的私人生活，只有在爲了附和別人時，會補上一句「對對！我前夫也是這樣！」或者「我女兒也很討厭讓她同學看到我」。

我以爲她遇上什麼鳥事，突然自憐起來，問了一句，妳還好吧，她才趕緊跟我解釋：「沒有啦，不是我啦！是我一個客戶，她是台積電的大主管，剛拿掉子宮，結果因爲五十一歲了，保險居然不理賠捏！」聽到這我就安心多了，腦子裡只有錢和工作才是我認識的秋香。

「他們說超過四十五歲的女人本來就不能生，怎麼可以說是生育失能。我就跟他吵，難道有子宮就爲了生小孩，他們居然回我，不然咧！反正規定就是這樣！」

秋香跑去抗議，她還找了律師、學者、立委一起，提告行政訴訟。我不知道後來生育失能給付取消四十五歲門檻跟這有沒有關係，但從這件事，我發現秋香很會演戲，她其實非常精明，念歸念，但對策早盤算好了。說是演戲，感覺心眼很重，應該說，大多數的人都不喜歡女人太聰明，而秋香很清楚如何善用這點。

秋香最拿手的就是「笨手笨腳」，笨拙的姿態讓她連講話都散發出一股樸實真誠的氣息。我爸遇



到秋香那天，就是在急診室被她撞個正著，她急匆匆道了歉，才發現我爸抱著手臂痛得抬不起頭。

「這就是緣分，這個案子就是老天爺要我接的啦！」秋香老是這麼說。

三年前，我爸在上班途中發生車禍，據他描述，他從機車上飛出去後，落地時用手才撐了一秒，就聽到啪一聲，一陣劇痛讓他大叫出來，心想一定是斷了！

骨折，算是個不大的意外，說不定能化解血光之災，但倒楣就倒楣在斷的是右手，害他好幾個月都無法工作。貨車司機右手受傷不能開車，公司可不會有一絲同情。我爸每天拜託主管讓他多請幾天年假或病假，主管只說留職停薪已經很好了，甚至威脅他，再吵就去找新人接。幸好幸好，在秋香的幫忙下，從天上掉下兩百多萬，砸在我爸斷了的手臂上。

當然，一開始我們也不知道能拿到兩百多萬。在醫院相撞的那晚，秋香主動說要來我家談。她介紹自己是「理賠顧問」，手上有很多案子，別人請不下來的，她都能辦下來。「如果保險公司和政府有賠，我收理賠金的三成當做服務費，如果沒有賠下來，我就不收錢。」原本我爸連受傷勞保會理賠都不知道，這種聽起來只賺不賠的事，實在沒什麼好拒絕。

秋香坐在我家客廳，不急著走的樣子。屋外貓叫得很淒厲，聽得見牠們四處亂竄的聲音。「啊你現在一個月賺多少？」「跟老闆請假沒？老闆怎麼說？」「你老婆咧？她有工作嗎？」一連串過於私密的問題從這認識不到一天的女人口中射出，奇妙的是，我爸不但不覺得被冒犯，甚至心頭還有些溫暖。我爸哀怨地回道，四萬多，這年頭是不錯啦，但是就不知道之後回去工作還在不在。秋香皺著眉

點點頭。

「老婆喔，在別人家啦。」

沒有轉場，不帶一絲刻意。秋香自然地忽略最後那句，順順地接道：「什麼意思？老闆不讓你請病假？我跟你說，公司那邊有什麼狀況，一樣跟我說，我幫你處理啦，這部分，不收錢的啦。法律寫得清清楚楚，要保障勞工捏，你不要擔心。」那天晚上，我們父女倆像去廟裡收了驚似地，聞著衣服上的薰香，難得平靜。秋香說的那些話像求來的符，我們趕緊點燃丟進碗中，把滅在水裡的灰燼一口氣灌進肚子裡，狀似獲得神助。

之後好幾個傍晚，我才到家，就看見秋香提著大包小包走進來，在桌上扔下巷口買的便當，招呼我們吃晚飯。她把勞保的規定印出來給我們，同時叫我爸挖出所有保單。她依據我們繳了多年仍搞不清楚的保險種類，擬好一個能同時從政府和保險公司領到最多錢的策略。我爸叫我们一起仔細聽，結果我也是有聽沒有懂。我們像電視劇裡演的那樣，跟大律師諮詢，聽她解釋法條，分析情勢，最後給出策略方案。只不過我們不在信義區大樓的明亮辦公室裡，而是在萬華老巷子中的昏黃屋內；沒有投影螢幕在牆上，只有秋香解說時畫得亂七八糟的廣告傳單背面散落在桌上。不知道從什麼開始，秋香成了我家的指揮官，生活中沒有其他人像她這樣，跟我們利害與共。

我還記得，那年夏天特別熱，我和我爸都會躲在醫院外頭那棵大樹的樹蔭下等秋香。那棵樹結了

好多形狀詭異又碩大的果實，每次在那待著我都會忍不住拍幾張照上傳。（我朋友留言說那是菠羅蜜，還馬上猜到我去聯合醫院。）秋香老叫我們進去大廳等，有冷氣吹，但我們寧可在外面悠哉輕鬆地站著。

爲了能理直氣壯地陪我爸看診，秋香假裝是我爸的老婆，所以只要進了醫院，我都得叫她媽媽。起初我搞不懂她幹嘛一定要在場，後來看著這個醫生眼中的愚婦，輕巧地左右了醫生的診判，讓醫生在不知不覺中寫下一條條保險公司認可的病歷資料，我才了解要能開出「合格」的診斷書並不簡單。如果要說勞保黃牛有什麼專業，開診斷書絕對是第一項，最重要的一項。

雖然醫生這角色看似主宰了理賠的成敗（真正的「一字千金」），但秋香從不賄賂醫生。她覺得讓醫生知情而陷入兩難是很不上道的事，要動之以情容易得很（多少窮苦家庭因意外而失去經濟支柱，眼見就要落下深谷徹底崩毀），但卻可能犧牲掉醫生的事業生涯。她有顆「憨膽」，把那些被認定爲不入流的、投機的醜惡盡量擔在自己身上，也許正是秉持著這種歪斜的正義，她才能在臭水中踏實而奮力地游。

然而，近幾年在政府大力宣導之後，很多醫護人員非常提防勞保黃牛，甚至會私下舉報。這點讓我爸很緊張，我爸稱不上憨厚老實，就只是膽小怕事。而且他演技很差，他怕多說多錯就乾脆不說，不過，這樣恰巧演好一對典型的「嘮叨太太勾以老公」夫妻檔，醫生問什麼都讓秋香搶著答就好。我爸沒料到的是，之後還有更大的考驗。

有一次回診前，秋香特地跑來我家，滿身是汗，她先抱怨了一下我家離捷運站太遠，接著，用一種看不出情緒的表情，恭喜我爸復原得很快。她從背包裡拿出一袋切好的水果，把竹籤插進牛奶鳳梨裡，一邊分給我們吃，一邊告訴我們這個理賠案最後大概只能領到開刀和住院費，頂多三萬塊。

「我一個月薪水都四萬多，哇哇哇，這下少了十幾萬！」我爸說完這句話後，沒人回應。三個人很有默契地輪流刺向袋子裡的鳳梨，鳳梨甜得不太合理。電視又重播那則我聽了三遍的新聞，氣象預告明天會有雷陣雨。一顆鳳梨沒多久就分光，秋香起身去把垃圾丟掉，順道撻下一句：啊你就不是殘障啊。

一語驚醒夢中人，一語召喚偽殘障。

從此，四十度，關節活動度剩下四十度，不僅要刻進心裡，更要刻進手臂裡。

四十度，四十度。去醫院前，秋香不停囑咐我爸，進去後就什麼事都不要做不要管，當做沒有這隻手了。從口袋掏出錢包、揮手說再見、擦臉上的汗水是最容易破功的時候，每次只要我爸的右手突然恢復生機開始擺動，我們的心都會揪得好緊好緊，馬上轉身看看附近有沒有認識的護士醫生經過。

如果真能當做沒了右手，那或許還比較簡單，但要能動卻不超過四十度，對我爸來說實在太難。四十度就像，像，像蝦子彎著身體，喔，沒那麼彎。四十度的擺幅像，像，像幾乎不能動，只要一動就會不小心超過。

接下來長達一年的復健，根本就是四十度的臨摹練習，一遍遍掩飾可以運動的關節，一遍遍演示

失能。秋香調教我爸成為殘障者的方式，常讓我想到減肥塑身教練，重點不放在做哪些動作可以達到效果，而是不斷精神喊話：你可以的，你做得到，做了就是了！偽殘障的身分得靠不斷演練而來，每次模仿都是一次實踐，壓抑衝動，練出新的反應。整個夏天，他甚至不擦汗了。他愈來愈習慣只用左手做事，讓右手從閒置變成假性失能。

「哎呀！算了算了啦！那個復健太麻煩，我不去了啦！」

「神經病喔！都去這麼久了！上次醫生還說，你的手可能恢復不了了。你怎麼可以放棄？！」

「啊到底還要多久？什麼時候才可以申請下來？」

「你以為我不想快一點嗎？」

每兩個月，他們就會吵一次。頭幾次，秋香還會很客氣地解釋通常要等復健做完，算是完成治療後，醫生才會做殘障等級的判定，所以治療過程中的復健紀錄很重要。後來秋香大概也受不了我爸三天兩頭鬧脾氣，她改用淡然的態度說，她很忙也不差這個案子，不想做就不要做了，陪著做復健的時間都可以再接好幾個客戶，然後叫我爸趕快多兼幾份工作，才有現金收入。

結果當然是，我爸乖乖回去復健。

●
復健室裡充斥著奇形怪狀的人，平常在捷運上、百貨公司或餐廳裡都不太會看見。他們很慢，不用一般人移動的方式移動，他們不停重複著特定動作，那模樣又像是有很多話急著想說。有點像走進

夜店或者養老院，在一個空間中聚集了一群外在行為很雷同的人，那些特徵就變得格外明顯。很明顯，我並不屬於這裡。

我討厭頭頂上的白熾燈，也很討厭開得太強的冷氣，讓冰冷的醫院更加冰冷。我爸坐在器械旁，任由復健師擺布他的上肢。他緊張得一直冒汗，像是很痛的樣子。

「可以再往上一點嗎？好，來，我們再試一次。」復健師又專業又無知。

「他現在飯吃愈來愈快了，還可以自己穿衣服捏！我輕鬆多了！」秋香用一種忽視我爸存在的方式跟復健師聊天，像結婚三十年的太太那樣。復健師有個自動回覆系統，嗯嗯是喔是喔嗯嗯是喔，遇上秋香就會開啓，直到治療結束。

世界上應該很難有比陪「偽殘障者」做復健還要更無聊的事了。如果真的受傷，可能會因一點點的進步而感動，忘卻平日照顧的辛勞，覺得至少一切會愈來愈好。然而看著眼前的偽殘障，不僅不會有任何憐惜之情，甚至會心生鄙夷。到底有多缺錢，是多貪小便宜，居然願意演這種戲。（包公要是知道這種事應該會敲桌狂罵：大膽小人，荒唐至極！）這種事一往下想就沒完沒了，還會自動在腦中配上我爸平時道貌岸然的臉孔做為參照，更覺得荒謬噁心。我完全不敢向我同學提起，太丟臉了。我甚至不跟復健師說話，避免眼神接觸，就在那一直滑手機。所以我總共只陪我爸做過三次復健，但無論我去不去，秋香都會在。

「上課要緊！妳有課就不用來了啊！」也許是我的臉太臭，秋香故意抱怨幾句現在高中生下課還



得補很多習給復健師聽，然後就叫我趕快回去。

回家路上，風很濕黏，吹不散我身上醫院的氣味。當我四周不再有輪椅密集地流轉時，我的呼吸漸漸平順下來。我去了最愛的越南小吃店，點了大碗河粉，縮在牆邊狂嗑。

我真沒想到，這整件事竟會引起心裡的恨意。而且，恨很深，連當場的無地自容、道德懦弱，連過往生活的零落、命運的無奈全都一起恨進去了。

我爸不想做復健，說不定也是這個原因。

這時我才羨慕起秋香的坦蕩蕩，坦蕩蕩地愛錢，坦蕩蕩地說謊。她相信連包青天都會幫她。

小吃店內只擺了兩張桌子，有十幾張椅子圍繞，碗見了底就該走人。我的天，好在我點了大碗的，吃完肚子好撐，大腦的血都流到胃那裡去了，無法思考。幸好明天要上課，放學後要跟我朋友去唱KTV，到家我爸應該睡了，不用解釋我的臭臉。

還好，還好這種恨是容易打消的。

就像秋香最愛講的，小指斷掉跟大拇指斷掉一樣痛，但大拇指斷了就是賠小指的五倍多，大拇指有大拇指的命，小指頭有小指頭的命。

這也算是一種生存信念吧。我們已經習慣人生的悲哀是一來再來的，我們自有辦法，把它分批銷毀，再走下去。別誤會，不是「打斷手骨顛倒勇」，我們沒那麼多勇氣也沒那麼有韌性。這只是種「算計好的認命」，非宿命論式的認命。

秋香這個人，手機片刻不離手。不是在講電話，就是傳「ㄣㄣ」，幾乎都在處理客戶的事。有次我忍不住問她，哪裡來這麼多客戶啊？她抬起頭，目光從螢幕轉到我臉上，微笑著說，大部分都是一個介紹一個啦，做這種吼，要找夠厲害又可以信任的人幫忙才行，我是做口碑的。我小聲地回了句，很好賺嘛。

黃牛怎麼可能不好賺？而且秋香出手算是大方，每次見面便當零食沒少過。有次她突然問我，還有多久大考？

「半年吧。後面還有指考。」

「法律系不好考耶，妳準備得怎樣？」

我愣了一下。

「妳有去補習嗎？」我搖搖頭。

「我聽說現在高三都有什麼衝刺班，這個拿去，妳去報名暑假和明年的班。」秋香遞給我一個信封，裡面是錢。

「我沒有覺得一定要念大學啦，只是你有興趣，那就好好念。妳爸這段時間比較辛苦，妳也知道。」我呆愣著，不知該怎麼回。她不怕我亂花掉嗎？我要跟我爸說嗎？

回家後打開，信封裡有五萬塊。第一次摸到這麼厚一疊鈔票。

我後來才想到，上次陪我爸復健時，秋香臨時有事先走。我被迫跟復健師乾聊。「妳媽很忙吼？每次都急著趕來，又要趕著走。」「妳媽上次說想買新的冰箱，後來換了嗎？」

我本來就不愛閒聊，但更讓我接不上話的其實是，開口稱秋香「媽」。我不知道一般人究竟什麼時候需要喊媽，也不曉得哪種與母親的親暱互動適合拿來跟半生不熟的人分享。

復健師見我不吭聲，改問我以後想幹嘛？

「喔，我之後想念法律系。但應該考不上啦，而且每科都去補習太貴了。」我爸有點詫異地望著我，繼續擺動他的右上臂，嘴裡數數，二、三、四。

大概是想顯示自己的正直，才故意說了法律系吧。

在遇到秋香以前，我對世界的認知算是方正工整、涇渭分明。夏至就是一年中最長、黑夜最短的一天。北回歸線以北，就是副熱帶。住在信義區豪宅，就是有钱。簡單易懂，規則清晰，像是雞腿絕對比雞胸肉好吃；念法律的人，都懷著伸張正義的決心。

不過，那些標示楚河漢界、切分不同跑道的線，在我踏進秋香住處時，凹扭了一下。

那天傍晚，原本約好在台北車站把證件影本交給她，她卻被客戶的後事纏住，走不開。我下課後帶著文件，跟著Google Maps上的藍線，在塞滿機車又互相貫穿的小巷中努力找路，送去她家。定位不準是常有的事，所以當我站在位於路衝的老公寓前時，對了好幾次地址，才確定東拜西拜迷信而虔誠的秋香真的住在這。我爬上五樓，門已經開了。

在這表面破敗卻充滿活力的街區裡，能有打理得如此精巧的住所，還是讓人驚異。這戶是邊間，格局極不方正，客廳是梯形，廚房是近乎三角形的空間。狹小的浴室，企圖利用浴簾達到乾濕分離。加上兩間臥房，約十坪大。屋內東西多而紛雜，雖稱不上具什麼設計風格，但有種素人收納布置的親切感。

秋香倒了果汁，要我在兩人座沙發上休息，自己拉了張小板凳坐下（正好堵住通進房間的入口），狹小的空間讓我們幾乎是膝蓋抵著膝蓋說話。她直道歉，讓我跑一趟。她的客戶得了肺癌，理賠的錢剛進戶頭，沒來得及花，就走了。家屬們爲了遺產扯破臉爭吵，客戶的老婆只好向秋香求助。

「他太太是泰國人，沒正式入籍算是黑戶，大概分不到錢了。本來想說至少兒子也該分到一份，但人家說他未成年，就是壓著不給啊。哎，認識他們一年多，沒想到人走得那麼快。」

我傻傻地問，那怎麼辦？小孩還要念書吧？

「怎麼辦？我把佣金退給他太太啊。十幾萬可以先擋著用一下。」秋香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。

果汁喝完，秋香說外頭晚了，要我早點回家。離開時正好遇到她室友進門，拎著消夜，稍嫌火熱地和我說再見。說不清爲什麼，我有點後悔來這趟，讓我不小心撞見秋香性格中的一點明亮，而那閃現的光反倒使她的生活看起來，有那麼點出乎我意料的慘澹。

那天是夏至，我卻感覺夜晚好長。



總歸說起來，我們的命，還算是不錯（大概包公有保庇）。

一年過後，政府和保險公司總共理賠下來三百一十五萬，其中九十幾萬是秋香抽成的服務費，到手的兩百多萬讓我們繳清了房貸和學貸。最後一筆款項匯進來後，我爸慎重地跑去賣場，選了一台筆記型電腦送給秋香，感謝她。

我聽秋香說，做這行最難的地方不是找客人、也不是申請過程中遇到的刻意刁難，而是拿到賠償金後客戶願不願意付錢。剛開始談時，客戶都覺得能賠下來就是賺到，等錢真的到手就心態遽變，分一點出去都像在割肉。雖然已經簽訂合約，但畢竟這工作遊走法律邊緣，遇到計較的客戶，得鬥智鬥勇才能順利拿到錢。她偶爾也會抱怨，不是每個案子都這麼幸運，有時候弄個大半年，就是沒過，不然就是只賠區區幾萬，抵車馬電話費都不夠。

秋香並沒有就此離開我們的生活，三不五時她會帶著巷口的便當，來家裡坐坐。她室友（當時手頭太緊，借住在那）搬走後，我偶爾會在她家留宿（通常是因為我爸帶女友回家約會）。我老吃她喝她的，竟也沒有一絲歹勢，有時一起經過醫院時還會戲謔地叫她媽。我想，這大概算是幹這行所獨有，無止盡的售後服務：合約終止，人情永在。

「爲什麼買了筆電，不請她吃個飯就好？」

我爸邊扒飯邊說：「秋香很會用電腦呀，她沒有筆電，工作不方便。啊飯是有什麼好吃的，不是每天在吃。」

其實我想問的是，幹嘛還要多送她一台筆電。

不知道該說慫直還是傻，我爸不把他和秋香的關係視做一般商業往來，或者檯面下的合謀伙伴（當然更不會看成是黃牛與受騙者）。他提起秋香時，不僅帶著感激，而且還夾雜某種欽佩。他常說，要不是秋香看他快破產也不會要他假裝殘廢，我每每回嘴，還不是因為這樣她能賺更多。

話雖這麼說，但其實我心裡困惑得很。多數日子，秋香不在醫院，就在廟裡。有時覺得神明和魔鬼都是她的朋友。看著秋香在醫院裡東奔西跑，殷勤地慰問病患和家屬，幾乎要將她的身影錯認成「師姊」志工們。她常叨念，生死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對人生，她尚未麻木，或許正是對悲劇有感，她才繼續在塵世裡游，不吝抓取一絲希望遞到心火將滅的人面前。然而我也不解，我爸的手臂復健後能彎曲六十度卻假裝只剩四十度，老天爺怎麼沒有懲罰我們，還是祂也心疼我們呢？

幾個月後聽我爸說秋香開了一間公司，專門幫人家送件理賠。我嚇一跳，黃牛也能開公司？

「你是讀書讀到頭殼壞掉，還是給政府洗腦啊？」我爸最近像是發現人生志業般積極工作，不斷介紹案子給秋香。靠著這些佣金，我爸也買了一台筆電送我（我正在使用它）。

當代底層人民鍊金術，總是充滿了奇思妙想，沒有底線。

最近一次聯絡時，秋香問我要不要去她那邊工作。我拖到現在，還沒回覆。

畢竟，跑跑醫院送送件，說不定我自己也做得來。



評審意見

幽默與哀矜

◎郭強生

這篇〈四十度的夏天〉能在眾多佳作中脫穎而出，不是因為結構技巧的翻奇，而是對人情世故的體會能拿捏得如此準確，令人讀後難忘。舉重若輕，時見契訶夫式的悲喜交錯，在標準短篇裁幅內揮灑自如。這樣的寫實題材，如果少了作者的幽默與哀矜勿喜，缺了對人物生動的細節觀察，通常不是成了流於樣板的鄉土劇，就是成了意念先行的道德劇。此篇作品看似格局不大，聚焦在「秋香」這位經常流連在醫院裡，介於志工與騙子這個曖昧中間地帶的「勞保黃牛」，但是，這個行業之所以能夠在台灣社會存在的背後因素，作者卻能呈現得自然平實，毫不做作，更讓讀者對台灣社會中往往人情凌駕於法律的現象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視角。